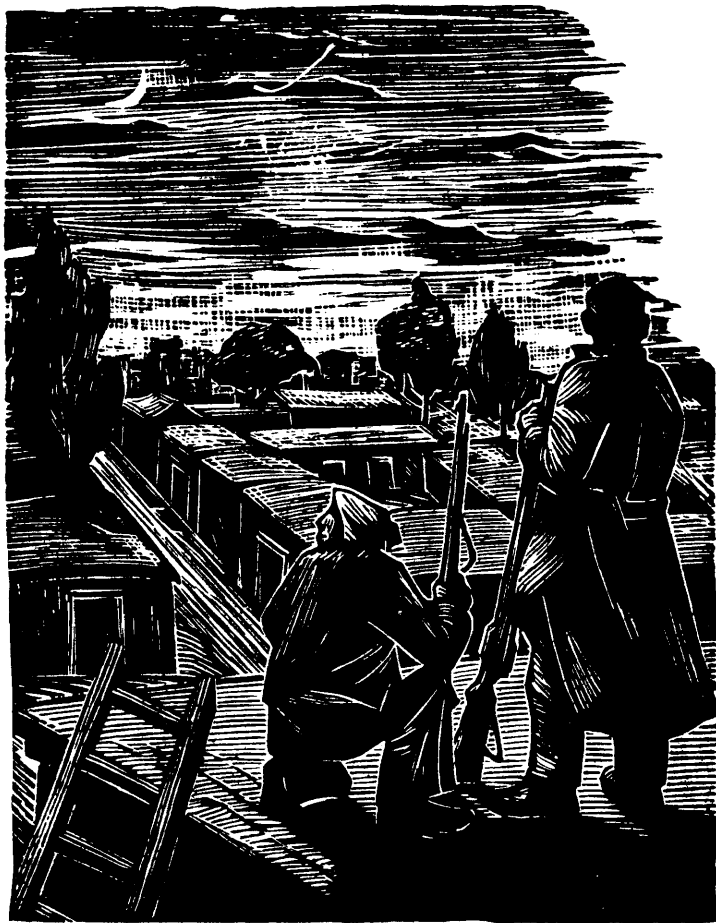


被哨以兵

鄒雅



筆

端

■ 月 ■ 刊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



第
二
期
■
目
錄
■

小 說

太阳下山了

森林的故事

走向烈火

散文小品

杀人的事

威廉·J·博马诺著

彼岸

马一民译

林路

杨左

不在沉默中死亡

光明、代价

给老师的一封信

詩 歌

今夜·想起

哀 歌

奋 起

火

那一个晚上

想从前

冷水篇

政治动物园杂观

还是故事新编

风水转换

天堂颂歌

无 题

地小事多

「拖尸」杂谈

人总是要健康的

天 哪!

五一三及其他

短 剧

專 題

介绍一首早期工人运动的战斗诗歌

抗战诗抄(上)

讀者作者編者

编余走笔

修运河水闸(封面)

放哨的民兵(封二)

贺 闾
景 彤
遵 进

林 子
辛 愚
何 抗
许 长
梁 东
田 土

工 蜂
阿 派
田 农
牛 涕
南 岩

游十二
小 江
何之川
封 国
金 派

马 达
方 修

编辑部

杨 涵
邹 雅

这是一座奇特的山峰。它形状酷似大笨象，又从平地上高高凸起，所以叫象屿。

打从四周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起，这只大笨象就已经巍然矗立在这里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劳动者。荒地变成了良田。

太阳下山了，明朝又爬上来。

月月年年，人们从大笨象的肚子里——山腰的洞穴内，一包包地把鸟粪土——蝙蝠的粪便和山土混合而成的天然肥料，挖了出来，撒向它脚下的稻田里，叫那可爱的土地呵，长出肥美的庄稼！如今，登上山顶向四面眺望，不是「一览众山小」，也不再见到一片荒芜的景象了，而是起伏的金色稻浪尽收眼底，滔滔千里呵！

落日的余辉象一片金沙洒在垂直的峭壁上。一条条的粗大铁线从山腰斜拉到山下；铁线上挂着一个一个用来装运鸟粪土的畚箕。八哥和掠鸟快乐地 from 山壁的裂缝里钻出来，又钻进去。麻雀也兴高采烈地在铁线上跳来跳去，或者顽皮地撞进畚箕里连续打几个跟头，好象在向太阳夸耀本领！蜥蜴吃得饱饱的，从草丛里探出头来，披上了金装！它们在向太阳饯别：「明儿见，太阳！您，光明的源泉！幸福的主人！」村里的孩子们在草地上跳跃打滚，捉迷藏……

太陽下山了

彼岸

「疯婆来了！」

这突然的喊声，象一块石头，粗暴地扔进了平静的湖水里，把那美丽如画的图景给打个粉碎。

接着是一阵吓人的咒骂声：「杀千刀的！我要杀死你们！杀啊！……」

嬉戏的孩子们不见了。山脚下，一个老妇女，披着散发，手中挥舞着一把菜刀。

「……红毛鬼枪杀了我女儿，暹罗大哥吃了她的尸体……就只剩下几根骨头——我的宝贝呀，就只剩下几根骨头……」疯婆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两根发黄的白骨，哈哈地狂笑了几声，便呜呜地痛哭起来。

山脚下，靠着石壁，是一间矮小又破烂的亚答屋。一个驼背老头子慢慢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穿一条破烂的斜纹短裤；沾满了鸟粪的枯黄身子，就象是用路上的黄土塑造的。他有气无力地向着门口的疯婆喊道：「老伴啊！柴拾着没有？孩子们懂得什么啊！他们又没得罪你！」说完，一转身，他裤子上的鸟粪土便扑扑地抖了下来。在那阴暗的小屋子里，他对着用石块砌成的炉里吃力地呼呼吹了几口气，打开饭锅看了一会，盖了回去，自言自语地说：「唉！我这身子越来越不顶用了。今天才抬了一包鸟粪土便支持不住，差点没掉到山谷里去……」说着，拼命地咳嗽，接着便咯出一口鲜红的血来……

一天傍晚，驼子照例从山上回来，发觉他的老伴——疯婆，不见了。

村子里的卖菜叔来告诉他：「今早来了几个警察，把她拉走了……大概是押去了红毛丹

吧！」

驼子听了，默默无语。很久，很久，他才痛苦地挤出几滴泪水来，低声地说：「老伴啊！你并没有发疯。这只有我了解你。你有太多的痛苦……你跟了我三十多年了，人家的猪都养得肥肥胖胖的，可我们从来就没有吃过一顿饱啊！我们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啊！……」

沉默了一会。

「我说呀！牛伯。你还是进老人院吧！那儿有得吃、有得穿……你又何苦呢？山路不平坦，何况你这把年纪，身子又弱——还病着。几毛钱托一包鸟粪土，万……唉！你又何苦呢！」卖菜叔同情地说。

驼子听着，默默无语。

卖菜叔走了。他还留下一小纸袋的米和几条茄子。他就是经常这样接济驼子的。

驼子还是坐着不动，象一块木头。老伴的突然不见，使他感到心中空虚，好象失去了一样珍贵的东西。他痛苦地垂着头。一连串惨痛的回忆，从他的脑海里泛起……

四十多年前，驼子从中国乡间逃荒到上海。后来在上海受骗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去当「猪仔」，做了英国商人的奴隶。两年后，他和船上的伙伴们在新加坡码头集体叛变。他负伤死里逃生。从此他就流落在马来亚了。起初他在新加坡踏三轮车。不久又到檳城来当码头搬运工人，并且结了婚。由于他抬的都是粗重的东西，操劳过度，长年累月，所以背部被压弯了，变成一个驼子。后来码头工人罢工，他被开除了，只好当起无牌小贩来。由于无牌，便经常受到干扰。有一次，他

忍无可忍，跟两个蛮不讲理的警察动起武来，结果被打得半死，押上法庭，判决坐监两年。他的妻子无以为生，走投无路，便以跳楼自杀来控诉这个吃人的社会。她当时已经怀孕六个月。她没有死，受了重伤，胎儿却夭折了！当时的报章并没有为她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却大字标题，以「最毒妇人心」的污辱妇女的字眼来报导这件事，蓄意渲染，指责她杀害亲生骨肉！她伤好了以后，仍旧无以为生，走投无路，于是便街头巷尾去讨饭吃，一直到她丈夫出狱的那一天。出狱后，驼子当起挑粪的粪夫来，从此背部便越压越弯了。后来，他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不久日本进侵马来亚，战争爆发了。

在逃难中，他的妻女都失散了。他后来却参加了抗日军。和平后，他找到了妻女。女儿已经八岁了，却被日本鬼子炸断了一条胳膊。英军回来了，大捕抗日军。他的这个唯一的亲骨肉也在他们逃入森林的时候被英军打死了。他的妻子也因此发了疯，一见到孩子便咒骂起来。他也被捕了。几年前他从监牢里出来，却已经差不多是一个废人了。因此他便只好带了发了疯的妻子来到这山脚下，拾鸟粪土过日子。

他一想起他女儿被射杀时的情景，便咬牙切齿，仇恨的烈火由心底燃烧到头顶，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孩子啊！我的心肝啊！……」当他的女儿被子弹打中胸部，扑倒在草丛里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妻子便象发了疯一般抱着她痛哭。一个英国兵走了过来，一把将她扯开，随着在他女儿的背上再狠狠地踏上了一脚……

据他的妻子说，他的女儿的尸体后来给兀鹰吃掉了。女儿被打死后的第二天，他的妻子由于发疯，从监牢里被放了出来。她找到了女儿被打死的地方，只见到一副骸骨散布在草丛里，旁边有几根兀鹰的羽毛……

几天过后的一个黄昏，驼子的小屋子里来了一个穿着整齐，系领带的斯文陌生人；是卖菜叔陪着他来的。他始终站着，没敢坐下来。木板凳太肮脏了。

「牛伯，你考虑过了吧？那天我跟你说的——还是进老人院吧！」卖菜叔第一个打开话匣子。

沉默了一会。

「我们福利部以扶危救困为宗旨，这样可以保证『幼有所养，老有所终』，达到国家的进步与繁荣……」斯文人打开了金口，活象一个传教士。

又是沉默。

「牛伯，还是答应了吧！」卖菜叔催促。

没有回答。

「什么？你是哑巴么？国家爱民如子，给你们这班穷鬼特别照顾，让你们坐享其成，你还——臭咸鱼弔水！……要不是看在卖菜叔的面上，我才不到这种荒山野地里来理这么多闲事！……」斯文人不耐烦了，便摆起官架子，发起官威来。

哑巴——一直沉默着的驼子，这时突然站了起来，就象山洪一般爆发了：「你给我滚吧！我不稀罕你们的假慈悲！你们想把我逼得走投无路了，然后再赶进老人院去！这叫『扶危救困』吗？」

这叫「爱民如子」吗？」他摊开双手，气盖河山地继续说：「我有一双手！只要我还剩下一口气，我便要工作，便要自力更生，便要生存下去！我们穷人是死不完的……我们穷人不要施捨，我们要翻身——当家做主人！」

这突如其来又理直气壮的话，把斯文人吓得目瞪口呆。他胆怯地连忙退了出去，嘴里喃喃自语：「造反了！造反了！连个臭蟑螂也要造反了……」

斯文人走后，驼子才稍为平了气，抱歉地对卖菜叔说：「你是一番好意，我知道。我痛恨这个社会，这个政权……我们把日本侵略者打退了，他们却把我们关进监牢里去。这你是知道的……你看我额上的这道疤痕吧——这就是他们「慈善」的铁证！而我的仇恨就跟这道疤痕一样，消不了啊！……我一个人进老人院有什么用？天下的穷苦人可多着呐！都进老人院吗？……老人院只是一种变相的监牢吧了！名字好听，里头囚禁的可都是穷苦人呀！……监牢我是差不多坐穿了底的，还能叫我再进去吗？不！我要把它砸碎……」

卖菜叔思考了一会，略有所悟地说：「牛伯，你是对的！我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我能了解你。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我们穷人不要施捨！我们要的是自力更生，是——翻身，当家做主人！」

卖菜叔把驼子的手握得紧紧的。他们觉得，他们似乎更接近了，仿佛是一对患难中的兄弟。天色渐渐暗下来了，他们都觉得，他们就要开始渡过一个漫长的黑夜。

又是一个美丽的黄昏。驼子躺在他的小屋子

里。他前几天在抬鸟粪土的时候不支撑倒了。当时刚好有一群小伙子在爬山。他们把他背了回来，并且热情地照顾了他。他现在在想：「这些小伙子跟我完全不相识，然而他们却待我比亲人还亲……他们可不简单呀！我一定要把铁虎的事告诉他们，也许……」他想着，想着，觉得有了希望，内心充满了温暖。

一阵嘻嘻哈哈的谈笑声过后，小屋子里便涌进了一群小伙子来。

「牛伯！我们特地来看您啦！」

一忽儿，驼子的床头便堆满了水果和饼干。

「牛伯！这几位是新朋友。他们听说您曾经痛骂福利部的官老爷，拆穿他们慈善的假面具，都很钦佩您，认为您很有骨气呢……」带头的一个小伙子说。

「叫我们最感动和最钦佩的是您自力更生，不做寄生虫，敢于造反的最高贵的劳动者的本色！」一个新朋友兴奋地说。

「是啊！您有一副硬骨头！」几个小伙子不约而同地齐声说。

「还有呢！他以前还是一个抗日英雄呐！」卖菜叔突然闪了进来，附和着说。

「是的！关于您的历史和光荣事迹，卖菜叔都对我们说过了。牛伯，您就给我们说说，您是怎样加入抗日军的吧！」带头的小伙子说。

这时，驼子已经坐了起来。他老泪纵横，激动地说：「你们给我带来了生命的火把……现在我才充分地感觉到，这个丑恶的人间还有温暖……」

接着，他便说出了他参加抗日军的经过：「



……有一次，我被鬼子兵没头没脑地抓去活埋。跟我一起遭到活埋的还有几十个……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也是一个恐怖的晚上，现在想起来还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手脚都被绑着……有几个马来人在掘坑……他们是被迫的……坑掘好了，鬼子兵便握着配有刺刀的枪，一个个把我们刺着推下坑里去……我是最后一个被推下去的……想不到我居然死里逃生……当时凑巧鬼子兵在争着抢香烟抽，由

于我手上的绳子挣脱了，又没有被刺中要害，便趁这个千钧一发的时机，挣扎爬到附近的草丛里去……一个翻着泥土正在掩埋我们的马来人，也推了我一把，使我顺利脱险……第二天，一大早我醒来，发觉一个青年站在我旁边。他热情地照顾了我……后来我便跟着他去当了抗日军……」

驼子继续说：「这个青年真好——和气、勇敢、刻苦耐劳……他是我们的队长。打仗时他老是走在队伍的前面，冲锋陷阵，象一只老虎，所以我们都叫他做铁虎……他的枪法准极了，打死了许多日本兵……」他说到这里，声调由兴奋转向低沉，带着深沉的痛苦：「日本投降了，人们以为天下就此太平了。然而，光明只出现了一刹那，大地又重新掉进黑沉沉的世界里去……我们把日本鬼打退了，英军回来了，却反过来要杀我们，逮捕我们，逼得我们又只好背起枪干，走进森林，继续战斗……他们杀死我女儿，逼疯我妻子，把我关进牢房……他们比日本鬼还要凶啊！……后来，我在监牢里知道了我们的国家『××』了，又成立了什么『××××』，这都是骗人的鬼话！红毛鬼为了欺骗人民，躲到了后台，演起傀儡戏来……他们杀人更多，更凶……人民的生活更苦。我们三餐不饱，他们却酒肉徵逐，花天酒地……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军警可以随便射杀无辜而不必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没有自由，没有基本的人权……民族压迫越来越猖狂，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假如我能见到铁虎那该多好呀！我一定跟他站在一起，跟敌人血战到底！他们把

我折磨够了，以为我不中用了，才把我放了出来。我倒要让他们看看，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便要有所作为……我就算只是一块废铁吧，废铁还可以打成一把刀！有一天，这把刀会架在敌人的脖子上，叫他们肝胆俱裂……我老了，也许看不到明朝的太阳了，然而，肯定的，明朝的太阳将为我们的子孙千秋万载光荣而豪壮地升起来……」

小伙子们都屏住呼吸，静静地倾听。这是用血与泪水聚成的故事！个个感到仇恨满胸膛，战斗的激情象烈火在燃烧！

「牛伯！您放心吧！铁虎到处都有呢，不只一个！您安心养病吧！病好了，铁虎就会来接您！……」一个小伙子爽朗地说。

「铁虎到处都有啊？……」卖菜叔有点疑惑地说。

「是的！时代不同了——这是一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伟大时代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呢！」另一个小伙子豪壮地说。

「你们给我带来了希望……你们真象一颗颗刚刚升上来的太阳啊！」驼子激动地说。

夕阳下，这间破陋不堪的亚答屋里，现在洋溢着青春和战斗的气息，充满了希望；山脚下，闪耀着一片金色的光芒。

谁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呢？

小伙子走了，踩着田埂走了。他们踏着豪迈的步伐走了。他们激怀壮烈地唱起歌来——

太阳下山了，

明朝又爬上来。

阳光下是灿烂的大地，

我们是大地的主人！

劳动者起身最早，

穷苦人翻身的日子已来到！

北方的天边烽烟连片，

星星之火已燎原！

太阳下山了，

明朝又爬上来。

这是最后的一个黑夜，

弟兄们，迎接黎明齐向前！

天一亮，骄阳红似火；

马来亚，红旗插遍，

捷报传四方！

但看那——

彩虹变桥樑，百花吐艳；

山河也欢笑，春满人间！

驼子从床上爬了起来，站在门口眺望。小伙子们高大的背影在金色的阳光下闪耀，铁虎的英雄形象在他的脑海里涌现，炽烈的希望在他的胸中燃烧。

卖菜叔感慨万千地说：「时代不同了，这些小伙子可真不简单啊！」

小伙子们的歌声渐渐远了，驼子觉得战斗的日子渐渐近了。

「是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铁虎！铁虎！我是多么怀念你啊！……」驼子想着，滚烫的热泪盈眶而出。

杀人的事

杨左

杀人的事本来是不新鲜的，人类的历史，就写下了太多残杀的史实，我们读历史时，大概很为这些残杀的史实而有几分恐惧。西方人一谈起历史，就把法国大革命称为“恐怖时代”，据说，当时的革命者不仅互相残杀，而且王侯贵族和普通老百姓，都被杀得血染巴黎。

对于史家们笔下把法国大革命描写成是个大屠杀的“恐怖时代”，我们似乎都不曾表示过怀疑，我们只深信历史的记载是“的的确确”的，现在冷静地想起来，这“的的确确”的记载却又未必全可信，而所谓“恐怖”对于当时的被路易王朝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劳苦群众来说，也许是一场痛痛快快的解放，因为这是他们起来狠狠地打倒王侯贵族和地主的时后，虽然这段历史并没有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人。倘是老百姓真的当家作主，我看这段历史不会被描绘成是个“恐怖时代”。史家们感到恐怖，大概是因为杀了几条王侯贵族的狗命，才在史册上涂下了血腥的恐怖记录，那不过是要警告后人，革命是恐怖的，而且是会杀到你的头上来的。

许多史家们由来就是反革命的，因为他们依附统治阶级而生，十足是帮凶的能手，因此到了

“巴黎公社”那段历史，法国的工农阶段，被当时的贵族的军队数以千万的加以屠杀，史家们却兴高彩烈地不称为“恐怖”，而西方人一谈到杀人的事时，也绝少会提起当时的贵族如何屠杀巴黎公社的革命者，但却会有声有色地说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杀人的恐怖，后人也一直相信了这样的历史，因此，恐怖和残杀总被认为是革命者的恶性。

于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红色政权成立后，因为杀了一批地主，也曾流传了很多“恐怖”的说法，但绝少人会提起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大屠杀的恐怖。但这并非说，我们不知道这恐怖的史实，而我们却也还能看到替革命者写下的真正史实，因此，对于宣传家们散布的恐怖宣传，我们终究是看破了。

现在，似乎并不怎么流行这样的恐怖宣传，一则是这样的谎话并不怎能令人相信，其次是以民主和自由为偶象的美国，竟然是在世人眼前把越南人杀得叫人寒心，要再来渲染革命者是残暴的杀人凶手，已是自欺欺人了。恰恰相反，在印支三邦，凡是成为革命者的俘虏的，必然得到生命的安全，但如果革命者或是被嫌疑是“亲共”

今晚，想起

林子

八千多个日子
用苦念凿下了
纪念的血碑

火光漫山的岁月

今夜，又象陈年的记录片
映现着茅屋、胶林、浓烟……

那天，暴雨的黄昏
三叉港岸边的雨水
正流淌着一个少女的血

她躺在老树根上
用最后一声的爆响
留给我们永怀的哀念

硝烟在雨中飞散

在奔涌的急流中消失
她喊了最后一声的“马来亚”

南方翠绿的平原
埋下了一个少女的青春
燃烧着她点下的火种

又是暴雨的六月
黄昏的风号声中
矗立着一座不倒的血碑

的，落入美军或政府军手里，准被虐杀得令人不敢相信，美国人自己还洋洋得意供出来，他们杀革命者、老人、妇女和小孩，而且还有许多花样。

我们是不再相信什么恐怖的残杀是革命者的恶性了；这世间，确有许多历史被颠倒是非地乱涂写的，如果不是我们真也看到血淋淋的事实，可真会被蒙在鼓里。说穿了，史家们的目的是要人害怕革命，恐惧革命，而至产生反革命的效果，大概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恐惧症”。因此，今天有了所谓非暴力的革命论，就如那位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这位非暴力主义者实在是自欺欺人，而在暴戾的子弹下被暗杀了。

但革命者如果是太仁慈的话，准会被反革命者杀个尸首落地，鲁孟巴大概就是个有点温情的人，终究被反革命者杀掉，现在，苏丹的七月

革命的领导人那达少校、努尔上校等人，推翻了尼梅里政权时，却只把尼梅里关起来，不想两天之后，尼梅里反了回来，结果是那达、努尔和其他的革命者，却被处决了，这又是一个血腥的教训，革命者的仁慈，却叫自己的命被敌人要了去。

革命者被杀的事，从来就是千千万万的，但如果革命者主要是以人民利益为基础的，却不愿去杀千千万万的人，而史家们却常常把革命者描写成只会杀人的“恐怖分子”，人类的历史对于革命者的描写实在太不公平了。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旧只能看到“恐怖分子”或“暴徒”的可恶，因为，我们还看不到历史的真正记录，人们也便被蒙住以为都是“恐怖”的了。



森林的故事

威廉·J·博馬諾 著
馬 一 民 譯

五 兩個虎克黨員的勇氣

在我们上面山脊上的一间小屋里，躺着两个男伤员。他们就是数星期前在森林边缘跟警卫部队驳火时被射伤的两个人。

茜丽亚跟我俯身进入那小「医院」。里面有一种很浓的味道。那最多是一间敞斜之屋，用以使二人免遭雨水及渗透过的阳光。他们自一张简陋的细丝条编织成的平床上仰视我们，由于患着疟疾，他们下陷的眼睛看来象在燃烧；但仍带着一丝对我们的探问的喜悦。

他们的名字是耶苏和战斗。

全伤在脚，一个在大腿，另一个在下肢。他们自那时起就一直躺在这里，他们所得唯一的料理就是每天洗涤伤口一次。这并非因为疏忽；他们已得到同志们能力办得到的最好照顾。但是在那里，医药非常难得，而且没有医生跟随虎克党人。

很多方法正在设法以送他们到低地的一间医院去，或者到一个医生家里去；但这些全不易办到；所有医院及外科医生都被政府特务机构所监视。之外，也需要一辆私人汽车以运送；多少虎克支持者拥有私人汽车？

耶苏和战斗躺在这里，他们腿上的黑色子弹洞周围肿起大而难看的紫红色圈圈。他们甚至装出半个笑靥。还很年轻，日本时期他们已是虎克的老手。

我们知道将失去我们的脚，他们讲。我们将自己把它割掉——如果我们懂得怎样。半个虎克党人，他们说，比没有好。

再一次，那半个小的笑靥。

茜丽亚跟我逗留了一会儿，于是离去；简直不懂得怎样说再会。在这样的勇气面前说些什么？

五〇年五月后……………

六 茜麗亞

我望着茜丽亚……………

我这妻子蕴有那么多爱情，那么多对所有她认为宝贵的底虔诚。她是那么温顺柔和，人们在第一次见面时难以想象她有那么多力量和意志。在我见到她之前，我曾被告以有关「莉莉儿」，及她在日本占领时期跟随虎克游击队的四个年头；我并且幻想着一个强悍的妇女。于是这温文尔雅的「动物」进入一间房里，在问候中把她的小手放入我手中。

……………

我想起我求婚的那一天。我们坐在一丛草中，利维衢上一间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屋子前，看着外面一个马尼拉海湾，西下夕阳里一片橙黄。

你懂得娶我将意味着什么？她说。现在不是寻常时候，或者这样说：在我的祖国，象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过着正常的生活的。我早已被通

缉，你懂的。我们可能有一小段时间在一起，有着真正的安定和人们所懂得的欢乐。但或早或迟，将得作一些决定：由于我是一个虎克党人我不能前往你的祖国；你的支援如果被发现你也不能在我的祖国逗留。如果我们要相处在一起，那将只有那些山岭属于我们了。你懂得么？你准备接受？

我知道。我说。我爱你。我准备面对它。

我想起我们怎样举行两次婚礼：一次由一位安静的证婚人，另一次由我们所属的组织，在马尼拉一间屋里的一次小庆典，组织的首长们都出席了，那里主要首长讲了话，比任何由国家发出的证书都更紧密地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怎样在菲列宾民族解放运动的名义下宣誓两心不渝，但决不让我们的关系阻在我们对人民事业的忠诚的途中。

……………

我俯身向前握着茜丽亚的手。她抬头看上

来，微笑。她了解的。

七 一支擴展部隊的出發

大清早，大会堂前，丕可扩展部队正在集合。整个营寨的人都到来观看这一群人的离去。升旗杆上高高飘扬着数面旗子。

这支扩展部队用了数个星期的时间纠集人员；有秘密来自城镇里的暗桩，并有自北方省份经过漫长山道而来。在这群中共有五十人，他们的领袖是马利安诺·峇果，巴卡同志。他们的任务是经西拉·马勒山脉而下，进入吕宋南端的丕可省；并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区指挥部，Reco 5。

.....

这群人背负着他们所需的每样东西，行程上的粮食、额外的衣服、每人多得的一双树胶鞋、建立一个大本营的设备器材。供应品已由下面城镇里的暗桩逐渐收集了起来。这群人带有自己的响导以送回工作进展的报告并接受指示，并且配备着很多武器行军，带着很多自动武器——因为它可能在路上与敌人碰面，可能需要在自奎桑延伸至丕可的狭长半岛的途上战斗前进。

当虎克运动的历史最后公布出来时，它的一篇最伟大的史诗将是1948年后自中吕宋逸向外的几支扩展部队；这决定是为了取得主动权，并给整个国家带来它所期待的革命领导。在第一、第二及第三批挨着饿战斗着进入新的地区，为了民族解放去建立群众基地的人员中，数千虎克党人的骨头铺向了南北的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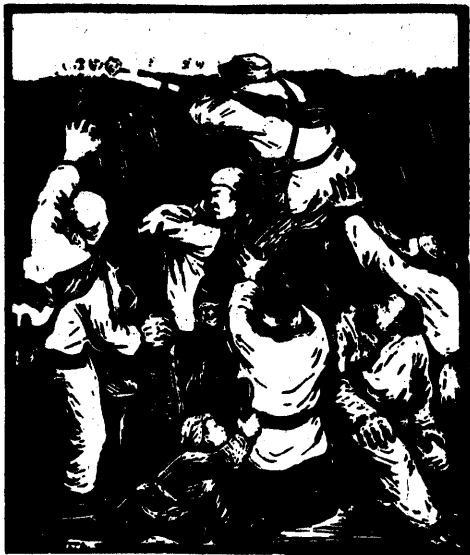
在丕可群里有一些人当时是在那几支自纽巴

依稀加被遣派北上的扩展部队里，并在那儿考验了他们自己。他们告诉我们是怎样的。

第一批人是最艰苦的。我们进入我们中先前从未有人到过的地方；取道最偏僻的蹊径，这样没有人将会知道我们的经过去向敌人报告。常常由于没有响导，我们迷路——带着有限的食物。如果敌人发现了，他们伏击小路，我们就得战斗。我们之中的一些在抵达新地点前死掉。

就算我们抵达我们的目的地，那也只是一个开端。敌人已在我们前头展开宣传，告诉人们我们是不法之徒，将欺侮他们、掠夺他们，同时敌人的特务全都要置在要塞里。常常我们肚子贴着地爬入要塞内，这样人们不会在一段距离内看到我们并惊惶奔走，或去告诉敌人我们的出现。但就算我们能够跟他们交谈时事情仍然不容易；陌生人多不受信任。如果那地方有匪徒，我们就追捕他们、杀死他们，把他们的尸体带入要塞，丢在里头，向人们表示我们将协助对付他们的敌人。即使当我们饿着时，我们不向人们拿即使是一小块的食物。我们坐在我们的营寨里挨饿，望着田里的谷物。下雨，我们受尽折磨。我们中的一些人饿死了。

由于我们时常跟他们交谈，一个一个我们结交朋友。很快我们有了一个小群，在要塞里的一个核心，并且他们组织其余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中有一个或二个受到他们的尊敬。他们为我们在要塞里安排一次集会，那同时也是我们以武装着的一群进入要塞的第一次。人们常对武器有所感触，并非出自恐惧，而出自对力量的一种感觉。我们于是在人们面前站了起来，用我们的武



器为后盾，给与他们斗争的消息。其后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首先我们有了一小群人，然后整个要塞组织了起来。于是再也没有特务能在那里居留。我们招收要塞里的年轻人进入我们的武装部队。并给与他们虎克党里一个职位。只有在这时，当每一个人都听从我们，我们才能说有了一个基地。于是敌人就攻击那些要塞，而每一次他们的镇压，人们将更靠拢我们，因为他们懂得我们不会伤害他们，反倒是政府部队在这样做。自此以后就很难摧毁我们的基地了。

文德连，那肥矮、精力充沛的指挥员，戴着黑色眼镜，腰带上佩着两支手枪，呼喝着人群排成阵形；他跟巴卡走入队伍里，拉动着包裹的

带，检查武器。所有男的、女的也一样，站得非常直。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游击队服装，但他们的队伍非常坚强，眼睛全严肃地瞪向前。

检阅过后，这不可扩展部队，姆指勾搭住步枪的皮带，爆发出一阵歌声。头向后摆动着，他们唱着菲列宾国歌，然后国际歌。在寂静的森林里倾听这些声音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紧接着，队伍散开，到处都在握手和拥抱。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些同志中的很多位。我按着巴卡的肩膀，紧紧握着他的手，这富于叛逆性的巴卡和他那短暂温和的笑容，对我来讲是菲列宾工人阶级的形象。于是队伍重整，以单行自营寨沿斜坡移下，长队随着在树林里钻出钻入的小径时隐时现。

我们慢慢走回我们的小屋，感觉到有一些东西不懂怎样已经走出我们的生活。我们俯身进入里面时，听到自森林中扬起一阵隐隐约约的声音。

他们又唱歌了。

八 外國鎗炮和亞洲「炮灰」

在朝鲜的战争。

晌午，我们自收音机上听到，一个渺茫但令人激动的声音惊动了在森林里的我们。我们在静静斜靠在我的包裹上，想着在朝鲜所动用的美国军队。在这时沿着一条朝鲜的街道，我的同国籍的伙伴们，可能有我故乡小镇邻居的儿子，正在射击那些要他们的，经过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的祖国，得到不受桎梏的自由的亚洲人。而我却在这儿，跟亚洲人在一起。

我想起那些图片里：50年前在菲列宾田野上披头散发躺着的那些「叛逆分子」。他们是否也象现在披头散发躺在他们稻田里的那些朝鲜人？在五十年里，什么变化也没有。美国人的枪炮仍旧在亚洲活动着。

想起今日亚洲所有战争里头，所有枪炮的都由外国制造是奇怪的。荷兰军队用美业枪炮射击印尼人，在那些人们还击并得到他们的自由之前。蒋介石应用美国枪炮射杀中国人，在他们掉转枪口向着他并把他赶下海之前。法国军队则应用法国跟美国枪炮以射杀越来人。英国军队应用美国枪炮以射杀×××人民。美国枪炮在菲列宾人手中则被应用以射杀自己的菲列宾同伴。那些还击的亚洲人民只不过夺取了外国制的枪炮并用以对付它们的本来物主。

我的国家的政府，当西班牙人民需要武器向法西斯作战时却把武器远远隔开。它从未运送过一艘船的武器给为了自由而斗争的殖民地人民。数吨的武器则被运送去给那些，对为了自由的斗争的压制。而当这种雇佣制度再也不发生效力时，就派去自己的美国军队。

九 遇 襲

一九五〇年七月。

突然我们在城市里的暗桩受到攻击。

巴鲁登部队在早晨带着空的袋子上山来。在田地上的市民们警告他们别进入城里。警卫部队在那儿，他们坐着一辆军车来，带着我们的一个响导，一个年青的女孩子，她指出了我们的暗

桩。在那里头那个男的被打到头部流出血，丢进军车内，带回在圣打克拉的警卫部队总部。我们于是得不到供应品，反倒处在危险中。

那女孩子是一个站到站的响导，来自百当卡的一个区；她并不懂得我们的营地所在。但至少敌人懂得只要那里有暗桩，里头贮备着供应品，在某地就会有虎克党人，而在最后他们将封锁城镇，企图使我们挨饿。亚南伯耸着肩膀。那么目前我们得在别的城镇建立一个新的桩卡。这说来容易，但，为了安全起见，当晚我们的总管把配给比例减少了一半。

在早晨，当一阵巨大的碰撞声在森林里不远处响起时，我们正在小屋里，准备我们所负下一间学校的课程的新课本。就象一间餐馆里所有的陶器皿一起摔在一壁瓦面地板上。白炮火！我们匍匐而出小屋，在树下忧心忡忡地站着。不久又是另一次纷乱的撞击声，远在第一声的右边，然后又另外一声，在前二声位子之间，但仍不够深入树林以抵达我们。

我们讨论这事情，试图镇定。炮火间歇发生；敌人懂得我们在周围某地，但不懂得准确在那里。如果他们企图随后边进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告我们？

白炮火差不多继续了十五分钟，纵横在我们营地跟城市间的森林里。然后停歇了下来，那本来平常但现在不平常的寂静又回来了。犹疑不定地，我们走回我们的小屋。我们需要收拾吗？——单只因为这样。

对于这事我们的决定是例常性巡逻，每个早上派出去。它报导说树林边缘的椰园里布满了军

警部队。一队我们的保安部队于是派去埋伏在通往我们营地山道的半途。同时我们整装。这次没有什么准备不够或恐慌的感觉。距离营地一段距离处建造了一个壕坑，在这里我们运去我们所有较重不能马上带走的配备，那地点同时被掩饰起来，我们的人员可以在空闲时回来取走我们遗留下的。

我们决定转移去 G·Y· 的营寨……茜丽亚跟我最后一次拉了拉我们的树胶鞋的鞋带，把我们的裤子密接入我们的短袜子内以防止水蛭，拉低帽沿以隔开树枝，把肩膀套入我们包裹的带子里……

于是我们加入那满是包袱的我们同志构成的单行队伍里，一下子我们就进入树林里头，小屋不见了，树林成了我们的家。

十 審訊，鐵的紀律

召开了一次军事法庭：营内所有生命都凝固了。

遭提审的是保安兵，艾特，他才刚在两个星期前跟一位女响导结了婚。整个营寨庆祝了那次的机缘，因为他颇受人欢迎。现在他面对一项严重的控状：面对敌人时做了逃兵。

几天前敌人进入森林时，他正好在被派去伏击他们的那个单位里。他未得允许就离开火线，仅仅告诉旁边一个人他头痛，于是回返营寨。他说头痛使他错乱，他害怕如果战斗他会犯错失。但每个人相信：他，在危险时刻，回到他的妻子安妮达身边。

艾特并没有被禁锢。他仅被解除武装。在日

占时期他已是一个老手，他并说他准备面对组织认为需要的任何处罚。但他静坐不下来。在营地周围屋子到屋子间乱走着——安妮达跟在后面——走上每一条楼梯并静坐在上头一会儿。同志们向他微笑，「哈罗」招呼，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他眼睛移开。

他进入大屋*，唇上带着一个生硬的微笑。他直走到 G·Y· 的他所爱玩的留声机旁，放下一张唱片。那是一支很流行的歌，「在失望中」。忧悒的音响磨擦着思潮的边缘。

艾特沉重地立听着，然后拿起唱片轻放在一边。于是离去，安妮达尾随着，象一个木偶似地走着路。

军事法庭的商议过去了。所有屋子内的眼睛看着那三人离开集会的小屋分散。G·Y· 进入大屋*，跟我们一道坐在地板上谈论着有关的决定。判词是由行刑队处死，马上执行……

在战争中面对敌人时我们可以每个人作他自己的指挥官吗？……

判决定于三时执行。一道命令传下给所有家庭的成员：禁止任何人在午后离开他们的小屋。在沉闷的寂静中我们窥视向外，看到那队带着步枪的人员在树林中移动着，艾特在他们之间。他跨着大步跟着他们，头高高抬起。他们在营地边缘树林中消失。时光在我们胸际急促地一答而过。在静寂中响起的那排枪声：碎散、纷乱又高昂。

行刑队员回来了。他们全哭泣着。

*大屋：对巴卡住小屋的称呼。 二 待續

哀

歌

——記一位帶着三個孩子一塊跳樓的婦女

这不是神话
有人觉得死亡
比活着快乐
跌倒的次数太多了
终于会选上
最后一条路
——这一条
绝不会摔跤

她把他们都带去
因为她不忍
留下他们
自己去享福

不嫌多
它们绝不嫌多
这里有喝不尽的鲜血
供给嗜血的动物

我的笔尖 发苦

我想写欢乐
没有欢乐
我想笑
——一笑
变成了苦笑
我想唱歌
——一唱
变成了哀号

辛 愚



走向烈火

林
路



那兒古木參天，飢寒交迫的兄弟們圍在一起！

这几天 K 埠的情势又紧张起来了。军警到处在拆陋屋，扫荡小贩和逮捕散播「谣言」的「坏人」、「叛国分子」……人心惶惶，空气里弥漫着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厚了；人们都感觉到随时都会有祸事发生——一颗炸弹掉落在自己头上，爆炸！

这是一条繁忙的街道，今晚却显得阴森肃杀。来往的车辆疏疏落落，溜达的人渐渐少下来。几个便衣特务象鬼魅似的牵着警犬行色匆匆

地一闪便过去了。一辆警车接着呜呜地急驰而过，象幽灵消失在黑暗里……

夜的天空黑压压一片，街灯在眨着恐怖的鬼眼。

跛子耶谷的咖啡档便躲在这条街道旁边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象只待宰的老牛在喘着气。

「唉！……多凶恶的野兽啊！……」这是档里发出来的叹息和咒骂声。

这时刚过八点。档里冷冷清清的，一个顾客也没有。

「三美！三美！」耶谷突然想起了什么，叫道。他接着对他的伙计——一个印度小孩，关心地说：「你回去吧！帮忙你妈妈收拾东西，明早你们那个村子要拆房子呢。」说完，便又咒骂起来：「多凶恶的野兽啊！……」

耶谷坐在柜台旁边，低着头在盘算：「要是我这个档子也碰见了这批野兽……」这几天他心绪很乱，绿帽队到处在扫荡小贩，而这个档子就跟他的命根子一样……

这是今早他亲眼见到的令人切齿的情形——「绿帽队来了！逃呀！……」

跟这个恐怖的声音之后的是急促的脚步声和粗暴的呼喝声——「Jangan lari！Jangan lari！……」

接着是小贩的逃跑声、摊档的翻倒声、妇女的哀号声、小孩的惊叫声……

水桶，在地上翻滚；盘碗，在空中飞舞；冰水、水果、食物……撒满了一地。小贩，惊慌失措，四处逃窜……

如狼似虎的绿帽队握着木棍或枪干，有的歌

斯底里地在砸摊档，有的拼命在追捕逃窜的小贩……另一部分则在纷乱中，从容不迫地走到一些还没有被砸烂的摊档前，随手抓起一些食物便往咀里塞，大模大样地嚼起来，赞道：「Sedap! 唔，Sedap!」接着各自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面粉袋，拼命往袋里塞，塞得满满的——苹果、梨、杨桃、橙……咀边还挂着冷笑。

一个卖拉沙的老太婆看见自己的担子被打碎了，扔上了卡车去，便拼命地抱住那个行凶的绿帽队的一只脚，哀号「还我吧！还我吧！我的担子……没有它，我活不成呀！……」那凶手转过身来便是一脚，把她踢得老远老远的……

「这是什么世道呀！青天白日……行凶！」

路人都这么磨拳擦掌、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多么想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跟这批野兽决一死战呀！然而，他们手无寸铁，又是一盘散沙……

耶谷又想起几天前发生的另一件事——这件事使他觉得不安，然而却痛快淋漓，值得骄傲。

一个穿便衣自称绿帽队的马来青年抬了一架冰较要卖给给他。这个「公务员」这么无耻地说：「十块钱！不多。新的要几十块呢！这是我们从一华族小贩的手中抢过来的……他妈的，他还想抗拒，给我打破了他的头……」

耶谷听得无名火起，还没等他说完，便大声说：「你给我滚吧！我不要这种肮脏的东西！你以为我跟你同族便会听你这一套？你们这批野兽，干的尽是伤天害理的丑事！……我由于跟你同族而感到耻辱，你倒恬不知耻！无耻的家伙！野兽！滚！」

那只野兽老羞成怒，一面退出去，一面警告

耶谷：「你等着瞧吧！……提防着你这个档子……不识抬举！蠢猪！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为我们绿帽队是好惹的？……」

想着想着，他猛一抬头，破板壁上的许多标语便象老虎的眼睛向他盯着——信仰上苍、亲善团结、扑灭谣言、忠于君国、Rukunegara Asas Pembinaan Negara. Rumours cosr lives……

一辆罗哩在耶谷的咖啡档前停了下来。从罗哩上跳下两个华人：一个老年人和一个少年。

「来两杯咖啡乌。要浓的！」那老的一屁股坐下便哇喇哇喇地发起牢骚来：「现在的法律比强盗的逻辑还要可怕——专用了来掐巴穷人！张开咀巴说『没有饭吃』，便是散播谣言，是犯罪！为了吃饭在街边摆一个摊档，是犯罪！住贫民窟，是犯罪！……他妈的！穷人一生下来便是罪人！……」

「可不是吗？我看过他们拆房子的。先用推泥机把屋子推倒，然后放一把火……军警四周包围着，谁走近去，便枪毙……简直是杀人放火嘛！……」少年说。

「杀人放火本来是重大的罪名，然而，在他们来讲，却也是一种『英勇』和『爱国』的表现呀！否则，穷人永远住陋屋，贫民窟永远存在，岂不是有损国家『繁荣进步』的尊容吗？……」

话还没说完，就跳进两个凶神恶煞的便衣来：一个华族大狗和一个马来警探。

「散播谣言！把他们带走！」大狗下的命令。

那马来警探掏出两副手铐，走上前去。老的

反抗，却飞来两个巴掌，刮得他天旋地转。少年随手抓起一个杯子向那警察劈去。就在这一刹那，只听一声枪响，那少年便倒在地上。

就这样，死人和活人都一起被掳走了。

站在一旁一直在注视这一幕人间惨剧的耶谷，胸中象燃烧着一团烈火，又压不住烈火从口中吐出来。他咬牙切齿地说：「官逼民反了！官逼民反了！这是什么世界呀！今天，鲜红的血，是鲜红的血啊，教育了我！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做奉公守法的良民是不行的！穷人要翻身，只有靠……」

第二天一大早，耶谷翻开报纸，发现上面有一则有关这件事的报导。小小的标题是这样的——警匪枪战，一歹徒被击毙。

「枪战？是的！这个日子已经要来临了……」耶谷狠狠地抓住报纸，意义深长又愤恨地说。

耶谷的咖啡档渐渐地来了一些顾客。有华人、马来人，也有印度人。他们在议论着这件事。有人不明白，为什么华人要杀华人，报章上不是明明登载着某些有钱有势的华人「领袖」在号召全体不分阶级地团结起来的新闻吗？

「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被枪杀的是一个穷人！肤色是根本不重要的。杀人者是认钱而不认肤色的！那些 Tun, Tan Sri, Dato, J.P. 之类，走私贩毒，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有人敢伤他们的一根汗毛吗？所以，要团结的，不是所有的华人，而是各族的劳苦大众！」一个青年解释说。

「你们瞧！」耶谷掀起他的裤管，露出大脚

上的一道大疤痕给大家看，激动地说：「这就是铁证！是十多年前被两个警察打成这个样子的。我是马来人，打我的也是马来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是野兽的工具，而我当时只是一个三轮车夫……后来还亏过路的华巫各族人士搭救，才保存了我这条老命！……就拿这个档子来说吧，还是几个华族穷朋友帮忙出钱办起来的……要改变咱们穷人的命运，只能靠咱们穷人自己啊！……」说完，一拐一拐地走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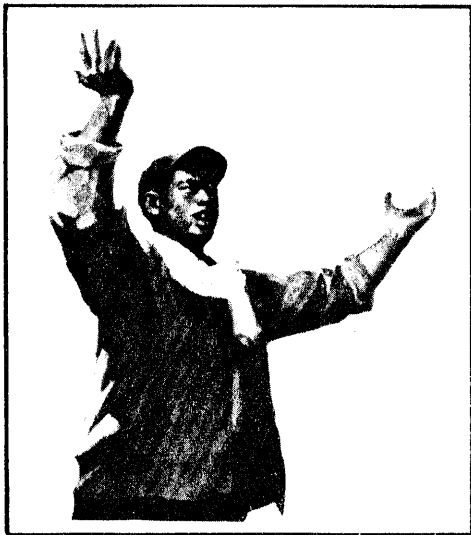
一个沾满了一身烟灰的印度孩子突然在当前出现。他手里挽着一个包袱。许久，许久，才从他的嘴里迸出一句话来：「我们的房屋给放火烧掉了！」说着，眼泪便迎眶而出。

耶谷见是自己的伙计三美，便连忙走上前去，接过包袱，化悲愤为力量地说：「孩子啊！要记住：眼泪要揩干，仇恨要刻在心上啊！……我收留你！然而，这里也不是我们久留的地方啊！你知道我们应当走向哪儿去吗？」

孩子摇摇头。

耶谷斩钉截铁地说：「要走向烈火——走向那燃烧着烈火的地方去啊！……那儿，古木参天，饥寒交迫的兄弟们围在一起，烧起了一堆烈火，在烤兽肉吃……他们个个是打猎的能手，叫那豺狼虎豹也丧胆……孩子啊，你不明白？但可要记住：烧你的房子的是一批野兽，你一定要做一个猎人！」

破板壁上贴着的标语现在是奄奄一息，没有一点生气。耶谷走上前去，全都把它们扯了下来，踩在脚底下，义愤填膺地说：「美丽的谎言！妖言惑众！十足的谣言！」



奋起 何一抗

我们在工作里埋头
 怀一股坚强信念
 不为低沉的气候烦忧
 深信开明的一天
 必将来到
 让我们发展条件
 准备狂啸

让风尘扑上我们的脸

让黄泥沾染我们的脚
 让我们不辞劳苦
 奔波在祖国的
 城市乡村 小弄大道

和亲人以心换心
 和亲人受苦在一道
 而后 掘出那
 深埋的心火
 引发每一颗心燃烧

我们表现
 这最后一次的顺良
 让他们自鸣得意
 引以为豪
 在风暴前夕的平静里
 蕴蓄着的
 不正是一场风暴

当一天我们奋起
 地动山摇
 看漫天红旗招展
 他们威风尽失
 我们以狂啸
 向新天地呀
 问一声好

冷血篇



政治動物園雜觀

裕廊飞禽公园的鸟再多
怎比得上吉隆坡？
新山动物园的兽再凶恶
怎比得上咱们的政客？

昨天才坐“火箭”
今天就改乘“帆船”
明天也许当了某某州的执行官！
后天，他可能组织了大炮党！

搞政治真不简单
象咱们的政客那样
一时猫脸，一时狗脸
演了西游记，接着封神榜！

火箭的操纵者说：
“分明你叫我党解散
钻进你的纱笼当大官，
你的纱笼肮里肮脏，一片黑暗
我不肯就范！”

当大官的一听脖子伸长
脸色变得象打架公鸡一样
“分明是你找我谈
要当第一号大官！”

火箭党棍个个怒发冲冠
“纱笼里的官我们不稀罕！
你的党贼格得象酒吧女郎
还敢同我们火箭‘拉弯’！”

大官小官磨拳擦掌：
“咱们之间没有理可讲，
要嘛“卡拉跌”来较量较量！
不然斩白鸡看你敢不敢！”

吵吵嚷嚷，一片混乱
豺狼骂狐狸狡猾
狐狸骂豺狼凶残
且看猎人向他们举起了枪！

工
蜂

還是故事新編

阿派

那一天 梦幻中
我来到一处
人群拥挤
正在开会
(说是为了庆祝)

台上主持人
划脚指手
而下面这些话呀
象横飞的口沫
往外直吐：

「感谢寄生虫协会
感谢生财有路署
他们采取了
有效措施
为大家免除了痛苦
谋来了幸福
当这喜讯传来
我们呀
能不喜极欲哭？

「东西不涨价
(伟大的炼乳)
大家的生活

从此可以
过得更加美满足
(虽说
涨价本在
追赶工资
可以增长促进繁荣。
也有好处
无数)

「总而言之
我们要
感谢寄生虫协会
感谢生财有路署
感谢他们呵
感谢爱民如子的大人物
在今日！

「在今日
喜讯出现报端
(在显眼处
用大号字)
有谁敢再
胡言乱语
诋毁
我们的大人物

不想为民服务

（若然如此

你何来减价的

炼乳

本地出产

各种商标

不一而足）」

说到这里

主持人停下吞口水

（声音当然停住）

不想台下

一个小子

就想把问题提出：

「请问主持人

除了炼乳

其他衣食住……」

「停住！

停住！

这个问题超出范围

留待改日」

主持人连忙阻止

接下来

又这样宣布：

「这样的伟大的成绩

我们怎能忽视

我们该有所表示

让我们

一齐高声欢呼！」

（台下响起声音

响应）

「呜——呜

呜

吐！」

（主持人唇白脸青）

「错了

错了

音响不对路」

（大人物暴跳如雷

气呼呼

不然如何才是）

（而台下的人群呀

把拳高举

爆发了久藏愤怒）

这是在梦幻中

看见的情景

但谁说

不会

重演在白日？！



風

水

轉

換

每一次的比赛
都有雷动的鼓掌
象魔术师的咒语
催人进入梦幻

而后
裂开白牙的脸
习惯地扭成一个
含意很深的笑容
把代表幸福、美满
丰足的奖状
赐与三位最肥胖
最健康
最可爱
但不知往后命运的

到處諂媚阿諛歌舞昇 送他兜面冷水絕不放鬆

婴孩

镁光灯跟着
闪耀得十分疯狂
奉了命令的记者
已经来不及抹汗
而报纸
总爱象对待
一件窃案那样
腾出十分珍贵的空版
记载下
天堂的某一个角落
某一个精彩的生活片断

其中

不敢漏刊
贤能的智叟
一席言语锵锵：
“健康与卫生
卫生与健康
不可分开来谈！”

当然
更明澈的话应该是：
“卫生与健康
健康与金钱
不可分开来谈！”

当然
少了金钱这一关
人们都可以
毫无惧色的大谈特谈
买一些特效维他命丸

超级肥仔散
还有千万千万
要有羊毛“嗶嗶”装
天冷才不会受寒

最好有一间
安了空气调节器的
小卧房
才不会睡眠中
假期应该到公园逛逛
晒晒太阳
.....

当然
这一切都只能谈谈
爽爽
要想认真去办
可真要待明朝
风水转换

冷水篇

天堂頌歌

立志当文人
那能不生产
少了收入
还可无妨
最怕是
没有作品的作家
这帽子被戴上
戴上这顶冠
难免让人
笑坏肚肠

要生产呀
一定要
大力生产
只是气候严寒
(可不是春寒料峭)
又叫人
心头不安
兢兢战战

硬着头皮上
有了题材
经过研钻
认为妥当
于是
拿起了笔呵
我文人
要写文章
题材真妙

天时 地利 人和
样样俱全
题目更堂皇
叫——
歌颂啊 歌颂天堂

要说自然景象
天堂好风光
天上有白云
天堂的白云呵
最为漂亮
大方
(谁要问我
怎么看出来
我就咒他
祖宗十八代全死光
叫你「冢家判」)

说建设
在天堂
更是说不完
高楼大厦
大厂房
就这么围绕在
我们身旁
象多情的人儿呀
到处把我们
相伴
早年的广寒宫

凌霄殿
拿到今天看
Old fashion

不成样
(天堂的大厦

常下蛋
由上而下

非常频繁
这话只能偷偷讲
千万别声张)

至于一些小空档
木屋除未完
早就有木板
挡上
木板有图案
让人欣赏
把高超的艺术水平
向人宣扬
(这不关系建设
但艺术神圣
无妨浪费
一些篇章)

说完建设
最后说说
天堂的生活情况
天堂讲究
自由抉择

所以生活
也有两个模样
养成两种
不同体态形状
(这个理由
引自天堂之王
不是我杜撰)

你要喜欢肥胖
天堂有弥勒
不只一尊
也不只十八将
(弥勒可不是罗汉)
天堂的弥勒
共有三百
(这统计
取自报端
统计者
一一也是天堂之王)
真个是
好一派福气冲天
瑞云呈祥

如你眼光脱俗
反而
把排骨欣赏
那么更便当
你只要跑到街上
即可

任意流览
 (排骨本是
 天堂特产
 仙风道骨
 挂在人们口上)

我这样
 把天堂颂歌唱完
 以为没麻烦
 不想还是
 恼了栋梁
 不由分说
 就把镣铐戴上

哎呀我的娘
 吓了一身冷汗
 幸好醒来
 只是一场梦幻
 都怪那四个
 落泊的「没帽子的王」呀
 害我神经紧张
 不敢对
 天堂的「自由」
 放胆
 我还是就此收山
 比较稳当

冷水篇

牛
涕

無

題

机器磨人；岁月苦恼。
 烟囱催人；年华渐老。
 西方机窗，南方「苦力」，
 有道：别人出钱，我们出力——公道公道！

公道公道？——
 运入是「苦力」，运出是「苦力」；
 苦劳又苦力；
 一世苦力买不起半日「欢喜」。

于是劳工缺少；大厂都要倒闭？
 不必不必；饥寒排列在长堤上登记。
 「富国强民」：需要「勤俭节制」；
 「星马」文化——鼻孔出气！

钱财须爱惜，营粮不可少，
 国家容不下「贫穷」，国家不养「老」，
 乘「勇猛刚强」——努力去「找」。
 到哪儿找去？——耕地都种了花草。

南 岩

火

胸中
有一团
火
我知道
那是年轻的激动
但是为了「钱途」
为了母亲的白发泪珠
我把它
压抑

终于
火熄灭了
我也变得
消沉 变得忧郁

朋友
在你胸中
如果也有
火
那么
就让它
尽情的燃烧吧
不要象我
不要象我

許
長

光 明 · 代 價

记得有人写过赞扬影子聪明的短诗。诗人说它之所以聪明，因为它绝不跟人背后走入黑暗的地方。反之，爱随人后面出现光明之境。

我默默思量；并不以为对，因此有感。

影子似的热爱光明的人；害怕黑暗，毫无勇气与之抗争。它只沉默于一个角落里，等候良机。当人类光明的前景出现时，他便会从黑暗里跳出来，迎接用别人的鲜血换取得来的光明。

光明的代价是什么？我说是战士的血与肉。他们敢在黑暗中奋勇前进，当光明来临的时刻，他们却已牺牲在黑暗中了，享不到光明带给世间的温暖。这些人正是诗人所应赞颂的热爱光明的人，不逃避黑暗的人。

景 形



决不在沉默中死亡

贺 闳

眼睛前面，丑恶里涌现出无数美好，矜持的虚伪被取代以朴素的纯真。——胸际里还会有什么剩余的空间，可以容纳灰暗的色彩？沁人肺腑的激情是没有间歇的。

于是，我们有一段美好的回忆。

二

从会所到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家里，路上，从此奔忙着我们的脚步。

代表了进步力量，给可敬的人们带去一点关怀，而回来，往往带回了无数的赞美，带回了温暖满怀。

在坦率纯朴的人们面前，“习惯性的戒心”是可以完全地抛掉了，没有隔膜，一种被压迫者之间的爱，在彼此的心与心之间交流，一种被压迫者之间的爱，把大家的心紧密地系在一块来。

因而，共鸣是永恒存在的，随着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大家的眼里，一齐闪烁起愤怒的光芒，当控诉着魔鬼的凶残；

对于这样一个丑恶的社会，很少人没有过极沉痛的失望；但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时代里，“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风雷激荡，四海翻腾！

在这一切所构成的激昂慷慨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只要是还有一丝清醒的，谁能不毅然地抛掉因袭的包袱，大着步伐，冲出个人的哀伤的圈子外面来。

于是，当这样的时候一开始，豁然开朗的眼

大家的眼眶，一齐盈满了激动的泪珠，当谈起北方的雷响，谈起了希望的丛林。

三

一种被压迫者之间的爱，把大家的心紧密地系到了一块来。

于是，在需要的时候，团结起来的力量，具体地表现了出来。

大地有了蓬勃的生气。

当小贩面临迫害，会合着他们的手臂，千万只握紧拳头的手臂高举起来：“反对无理迫害！”

当农夫失去土地，会合着他们的手臂，千万只握紧拳头的手臂高举起来：“反对无理迫害！”

当工人在厂外撑起了帐幕，会合着他们的手臂，千万只握紧拳头的手臂高举起来：“反对无理迫害！”

在一切不合理现象前面，大家的握紧了拳头的手臂，高举起来！

四

而如今，一个魔掌压下，大地的南方，蓬勃的生气消逝了，回复了先前的阴森。

但我们深知，决没有一个黎明，可以避开加倍黑暗的前夜，轻易得来。

况且，我们仍然拥有活跃的北方，拥有那一

片希望的丛林。

徬徨的情绪，是并不存在的。

沉默着，我们有一段美好的回忆。

沉默着，我们有美好的向往。

沉默着，没有人不积蓄着“爆炸”的准备，因而，在今夜，我记下美丽的过往，记下自己奋斗的决心：

“决不在沉默中死亡！”

那 一 個 晚 上

那一个晚上
黯淡的夜色
掩盖不了火的希望

草地石块
就是理想的坐椅讲台
满怀希望而来的一一
侧耳恭听他们的愿望

刚毅沉着的谈话
把那糖衣毒药的本质揭开
句句吐出的言语
将心底处的怒潮激盪

梁 東

我们的四周
紧握着人民一双双的大手
争取着幸福到来的人们
誓把那旧事物迅即扫开



介绍一首早期工人运动的 战斗诗歌

■ 馬 達 ■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工人运动高涨，在运动中涌现了一些工人诗人和作曲家，诞生了不少具有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战斗诗歌。这些诗歌，与同时代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名作品相比，马上显出后者的贫乏与严重的思想毛病。

今天，我们要大力提倡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诗歌，要学诗的朋友们就得在深入劳动人民生活 的同时，学好写诗的本领。要写好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诗歌，那就必须向劳动人民自己的文艺创作学习，向民间诗歌、工人诗歌，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去发掘、搜集和学习的。

这里，我们先介绍一首十九世纪中叶欧

洲工人运动高涨时期的工人作品，这首诗的作者是英国北明翰的工人爱德华·波·米德。这首题为“蒸汽王”的诗，正确、深刻、形象地表达了当时工人的普遍情绪，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暴露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水平上，还进一步提出了战斗性的口号。这一战斗性的口号并没有使诗歌流于概念化，这是颇值得注意的——原因是全诗的写作形象性很强，艺术性很高。

这首诗无论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都是非常可取的。长期以来，它被一些具有严重的阶级偏见的资产阶级学者与文艺家所忽略，现在，我们把全诗录下，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蒸 汽 王

爱 德 华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王——
不象故事里的那样和善，

他是个专杀白奴的魔王，
大家叫它蒸汽，非常凶残。

虽然暴君的手只有一只，
但它气力大，谁都比不上，
象是一只烧红了的铁手，
他能使人民成群地死亡。

他象他祖先洛赫一样，
宰割人民，制造无穷灾殃，
他的心里有烈火在燃烧，
他拿儿童当果腹的食粮。

他的祭司象他一样凶狠，
用铁腕操纵人民的命运，
贪得无厌地给他找牺牲，
用人们的血汗铸造金银。

这些奸贼是无耻的恶鬼，
把人权的基础践踏净尽，
耻笑父亲们痛哭的眼泪，
取笑母亲们垂死的呻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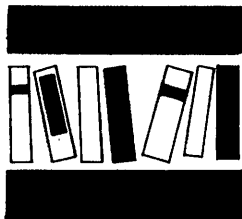
饥饿寒号欣慰他们心窝，
悲叹哭泣是悦耳的音乐，
老人儿童的尸骨堆积成山，
堆满了他们宫殿和地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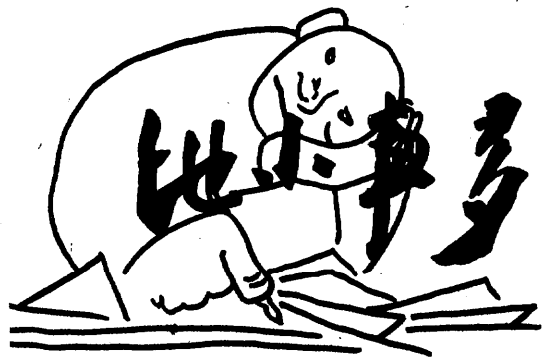
没有心肝的凶恶的国王，
在邪恶的王国布满死亡，
他用劳动折磨人的肉体，
他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
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你们的愤怒就快要觉醒，
你们就要张口高声呼喊。
那伙镀金的寄生虫一定
会和暴君一起跌入深渊！

讀
詩
手
記





「拖尸」雜談

我的懂得有所谓「拖尸」这种嘉行是在约三年前进入听说「将来出到社会比普通人更易找到职业」的工艺学院。老实说：去办理注册手续前的几个晚上的确睡得不很安心的。同时也正是带着这心情进入那「大而专」，畏畏缩缩地走在陌生阴森冷酷的走廊上的。心里真感到无限的气忿难堪的。

那些嘉行的出自「大而专」里的那些「英雄」们手中，是那么的自然圆滑，周围谁都在笑着——真好象没了「王」法？而这批家伙——很大部分是来自「四大」源流学校里的「一小」

地小事多

人總是要健康的

小江

「本地羌」的问题，由来争论不休，现在也还有人为本地的「歌舞谐剧人才」叫屈，直斥某方面不让本地人在萤光屏上亮相，却任由港台「艺人」霸占，于是大喊：「谁敢说本地羌不辣？」慷慨激昂、令人侧目。

由于对萤光屏上的哭歌、热舞、邪剧素不感兴趣，不明真相，少谈为妙。只是由于引起了一

游十二

源流的英校——将来一旦拿到那张文凭，便能摇身一变成了青年代表、社会精英、国家基石……享用着各种名利。我仅只提到「英雄」，但实际上后来我在武吉智马路边那所大学里却发现了参与此类嘉行的「英雌」也并不是没有的。

你说这是一批流氓么？但他们可是共和国将来的接班人。你说这样的事是不应干出来？他们还懂得用了各种服装去把自己最羞人的地方遮起来！

自此一遭，我终于懂得了人的有着兽性和这兽性的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得到营养而蓬勃生

些对「羌」的感触，却是非谈不可的。

外地羌有好有坏，本地羌也不例外。好羌既使不够辣，既是本地出产，吃来总比外地的有亲切感。现在问题不在于它「辣不辣」，而是这里的气候是否适合好羌的生长？

好的羌，人们吃了能驱风舒筋，眼神更明，精神更抖擞；然而，这正是那些把气候搞得乌七八糟的人最害怕的事。如果大多数人们都因为吃了好羌而健康起来，越来越看不惯这气候，越来越觉得要改变这气候，而且，越来越多人汇集在一起时，大地冒出了暖气，大概也就是他们随着一手搞起来的气候彻底被改变的时候了。

这一点，他们是非常清楚的。于是在空气依

长。

华校生因着一贯的优良传统在先前总算在那群「人」里并不多见——可以说近于没有。但看看现在路上留连于四处，操着「华族母语」的那批共和国精英们；在他们华中的校徽下穿着喇叭校服裤；在她们南中红字上戴着大金鱼眼镜；在他们中正银钮扣前向把她们「细腰」用黑得发亮的腰束束了起来的南侨女生们吹着口哨；在……将来的「拖尸」大军真不愁没有后补的了！但听说这样才正显示出华校生的脱离了冲动和幼稚，步入成熟和纪律的新纪元！真是屁股是他，咀巴也是他！

今后如果再有人还把华校的向来优良传统，不加审察地拿来大放厥词的话，我们便要向他大

旧一片混沌时，一方面拼命制造气候，让那些臭酸的本地外地「羌」得「天」独厚地生产，一方面又呼风唤雨，给那些吃了使人心明眼亮的好「羌」折损的折损、消失的消失。

可是，人总是要健康的，总是要和一切疾病顽抗的，人们需要的是吃了健康、强壮的东西，要的是适合人生长的，使人过着「人」的生活的气候、环境。

这样的愿望是绝不会孤单的，因为有这么共同愿望的人最多，而且，一定越来越多。

播种、传递着好「羌」的人，绝不会孤单的人，尽管风雨飘忽，他们也从不畏缩，因为，大地的暖气一直在吹，并且在渐渐炽热。

喝一声：「睁大眼睛看看，华校的优良传统早已被人扼杀于无形，陷害于无声中了！」

这样的一种社会病的不能用什么行政力量来根除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躲在后头挥着指挥棒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那种个人主义。

英校生的富有这种精神是无足为奇的。他们所读所看所听所知的是那一些东西？难道非要把话讲出来使大家难堪才行么？

华校生呢？他不「拖」。但他在众多「新秀」面前的「盛气」却是常常可以看到的。这「盛气」一天不去，他们参加「拖尸」大军的希望是极浓的。

什么造成这「盛气」的呢？

听说将来出去，随便当它两年兵，出来就是 \$ 550 × 25p · a ·

地小事多

天 哪 ！

何之川

或许是由于肚子吃饱了，就总得有个什么地方可以消遣一下的缘故，我们于是看到了「新××」的「××茶座」的开张大典。

「××茶座」是小巧玲珑那一类型的，但倘使因而误把它归入「咖啡摊」一类，这谬误却又是十分明显的。

陈设的华丽大方，来客的衣冠笔挺，这是不在话下的了，而且还言必高贵，偶而还要「挟着」「火腿」、「新加坡乌打棵」、「小蒸鱿鱼」等名馐的残余，打那么一个尊噎，给周围留下一些消化不良的酸气，向空着肚子站在旁边看开张的我们，显一点「色水」。

但既然是高贵的先生们常走动的场所，这「色水」当然是不会到此为止的，我们于是又依稀看到了「严霜」的「杀气」：

「还有，就算你想写点东西吧，你马上又会想到：写什么呢？写一点有爱国意识的东西，人家说你歌功颂德；发抒一点私人感情，人家说你个人主义；诅咒战争、歌颂和平，总应该没有错了吧，人家说你胆小，不敢对战争贩子提出正面的攻击，甚至于说你敌友不分；当你胆子大起来，字里行间有了

一点热度，人家又说……」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缺乏教养的野外之民如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弟呀，阿甲阿甲就好，『新』华文艺的撼世作品都让你们给摧残了呀，有一天你阿爸火着刨你的Tiu(头)！」(别误以为高贵的先生们粗野了起来，以上的遣词用字可都是新的时髦！)

这样子的一段说法，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过去中国的「第三种人」，跳跟着向左翼作者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那一副咀脸。但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后者举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前者则穿着「爱国主义」的制服！

因而，早在年头，我们就目睹了一场「没有吊销一本，有的仅是因为广告」的具体行动。

而如今，半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免不了听到「××茶座」发出的警告，看到「写一点有爱国意识的东西」的「张三」「李四」「在戏院门口排队」。

那么，「新」华文艺的撼世作品，该怎么办的呢？免不了只好请「平社」的侯深湖先生或者戴镜湖先生，来那么一句叫板：

「天哪！天一！」

五一三及其他

封 國

五一三的一个最无可辩驳的事实便是「那些人」的参与。参与什么呢？就是那批政客们先前所说的是国家不幸后来又说不必要引为不幸的「屠杀」：

屠伯廉民主人士的那批政客们到现在都还不肯承认他们的参与的。他们说那是××党挑起的。但随他们怎样说，人们怎样也不会忘记两年前那场腥风血雨的。被杀死了亲人，被烧掉了屋子，被……的事真就能用三言两语来解决么？我们终于看到这批刽子手们怎样在现在，用了各式各样的谎话来抵赖。

真有什么华族剥削压迫马来族的事情么？真有什么国家经济命脉全给华人控制的事么？他们整天就在这样的招牌下鸣锣打鼓的！真要做一次详细的调查的话，便可清楚发现操纵着半岛经济命脉的人并不在这，而远在千里迢迢之外的英伦王岛。这样的一个并没有什么的事实他们不懂？是不敢讲！每年几万万利润流回英伦之岛难道他们看不到？是不敢讲！要他们对外国势力作出什么抑制打击简直是缘木求鱼。那么，他们被封为英女皇御下最忠实伙伴的事除了说明他们是一只忠心耿耿的苏格兰牧羊狗之外，还能有什么

解释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他们怎样上台的？

「民主政治不同于极权政治。它由立法、行政、司法之大部分组成。各部分互相牵制。政府则由人民，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用投票的方式加以选出，负起行政的工作。一经选出，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以保卫选民们的利益。」

「五一三」事件里的那批屠伯们在先前正是经过了什么「民主竞选」，被人民「选」进神圣无比的议院里去讲话的。现在则只不过是人民已经不再信任他们，甚至有些看出所谓「选举」的实质。

于是屠刀就这样冷血地挥砍了下来。

军队也用上了。用了一架架「会射出许多铁丸的蛮好玩的机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自然，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

既然说议会至至高无上的，那么谁授权去指使行凶的呢？

事情还不清楚么？这统统不过是一个愚民的把戏。



短 劇

金 派

地点：尸城。

人物：英才甲、英才乙二人。

时间：当健康文化的影响力相当发展的时候……

甲：应该有个「电影审查委员会」什么的来对电影作一些安排的。

乙：学生界，一般青年人目前总算还乖……没听到什么不规矩的表现。

甲：总应该承认另外有一批新的青年，要麻醉他们不容易。

乙：新的青年？

甲：你也真是的。东西那有绝对的。健康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

乙：新的青年？

甲：你看看香港清水湾制片厂来的那些戏，你看看大童剧社的演出。

乙：哦！那批小鬼。

甲：对。他们对一些问题还不能看清，但对黄色文化可真是深恶痛绝的。这些家伙长大了也是麻烦的。

乙：那你的意思？

甲：可以应用「自由」这个字眼。极权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压制是我们民主人士不能同意的。我们的自由社会主张人民有自由看他们爱看的书籍电影。对自由的压制是罪大恶极的！

乙：那你的意思？

甲：在健康文化这个标题下我们往往处在劣势……很难说服人家我们可以不对黄色文化负责……

乙：就这样：把电影分级怎么样？就说不同年龄的公民有不同的抑制力，故应按照不同标准来看问题，不能太主观看问题。

甲：也就只好这样了。

給 · 老 · 師 · 的 ·

遵 進

一 封 信

陈老师：

记得上次跟您提了关于受技术训练的事，自从进了厂实习，没两下子又是一年，我们「满师」了。

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才踏入工厂，今年七月三十号就跨回了教育部，我们这一批一百四十多名「受训技术教师」，算完成了两年的训练；接下来，一方面分派到各技术专科学院或工业训练中心去执行我们的职责，另一方面每周须到师资训练学院上课八小时。这一年中由「师训」讲师视学认为满意和在一年后经过「师训」的考试及格，那么我们就成为合格技术教员了。可以预料得到，这一年将是艰辛的，即要接受在教学上种种困难的挑战，又须应付「师训」方面的功课；尤其是我们华校出身的同学（这一批的「受训技术教师」有一半以上为华校生），不但要用英语教学（部分同学须兼教华文班，但只有少数一两间「职专」设有华文班），在「师训」也是华、英校同学同在一班上课（我们前年在职业训练所的第一年基本训练也是如此），课程当然全用英文，什么数学法啦、视听辅助教学啦、教育原理啦，我们非花上两、三倍于英校同学所用的精力，是难以赶得上他们的。但是尽管困难多多，我还是以为只要我们思想确立，认识困难，不怕困难，困难将会迎刃而解。

提起「工厂实习」这件事，局外人以为是什么高雅的名堂，其实却一团糟。这件事倒使我看清教育部工艺教育局的本色（其他部门大概也不过如此吧）。当我们还在「职训」受训时，当局并没有好好草拟这「工厂实习」的计划，等到这事推到某某大粒官爷身上了，他就手忙脚乱地、草草地把我们分别塞到几间和工艺教育局有「连系」的工厂。结果呢？一部分同学还能真学到点东西，大部分则只排了个「工厂实习」之名，一年之后的今天，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到底得到了些什么，但是却要教别人了呢！以我本身来说，被派到某某工厂，工厂当局之愿意接受我们，完全是为了敷衍教育部（这是厂方人事部无意间透露的），并非诚意要进一步训练我们。假设当初我也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也许现在也要叹白白浪费了一年。好在得到该工厂内工友的热情帮助，他们自动地教导我，给我许多亲自下手工作的机会，就这样，几乎厂内的每一架车床、磨床、刨床、钻床我都能用了，同时学到许多新的技艺，一年才不至虚度。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短短的一年里，我不但把自己融化到工友的生活中去，更有机会置身于工友与资方之间的抗争之中，进一步了解到这不合理的制度下，工友们所受到的剥削与压迫，也相信只有

忍從亦

——致夏樺

田土

许多动听的歌
没人唱
满腔的激情
被冻藏
这里——
有常绿的树
幽静的湖
却都笼罩着一层薄雾
暂时的孤独虽摔不脱
但不等于寂寞
在爆炸之前
必有一段沉默

想从前
高唱着生活的讴歌
共同的理想
把心和心 联上
顶得起无数巨浪
拣没有路的路走

拣没有树的荒地 种树
踏遍了最险峻的山
最狂暴的风雨
也冲不走脸上的笑容
一如迎风绽开的花朵

铁篱困不住劲松追求阳光的意愿
虫豕的咬嚼
动摇不了坚强的信念
可不是吗？——
昨天绚丽
今天更加灿烂
更多心坎燃起了火
假如旧的死亡
是为了催促幸福加快降临的脚步
就让我们也加入欢呼的队伍
向死亡欢呼
向新生的事物
投以深沉的祝福

和剥削者不断地进行斗争，工友们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在我离开工厂时，厂内的工友还在进行着正义、英勇的斗争。我要说：在工厂的一年中，工友们不但教导我工作的技术，更大大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

顺祝

健康快乐

学生遵进上

×月×日

抗战诗抄

方修

一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的四五年间，马华的文艺运动，可说是以支持中国抗战救亡的大业为主流的。当时的各种文艺作品，绝大多数是在尽其动员民众抵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艺术任务。这些作品，一般上称为抗战文艺。

抗战文艺是多样性的。但在形式上，似乎以诗歌的发展最为蓬勃，至少在初期是这样的。大概因为诗歌是最适宜于表达人类的高度激昂的情绪的缘故。

本文所谈的，是当时此地最常见的几类抗战诗。

二

日本现在似乎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了，但当年却是另一副面目。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除

了攻城略地之外，还到处恣淫掳掠，屠杀平民，甚至不断地轰炸没有设防的城市，扩大流血的惨剧。这种没有人性的行为，慢说是身当其境，惨受蹂躏的中国人民，连世界上稍有正义感的人士，都要感到无限的愤懑的。即使是日本人自己，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也要深感内疚，痛加忏悔了。当时的抗战诗，在这方面，传达出了受难的民族的最沉痛的控诉，最壮烈的怒吼。那些疯狂的轰炸机，被比作翱翔的野兽：

在世界，
再没有什么，
比你更凶恶，更残暴，
翱翔的野兽！
× × ×
你，象生了翅膀的虎狼，
……… 盘旋在——
我们没有设防的城市，

没有目标，没有理性，
 从你们的铁腹角上，
 象急雨般，
 投下无数的，
 千百磅的巨弹，
 燃烧着，毁灭着——
 我们的田园，卢舍，
 我们的人民，财产！

× × ×

.....
 我们，
 千千百百的同胞，
 在火坑里埋葬，
 在血海里死亡！
 八十余岁的老翁，
 还在襁褓期中的婴孩，
 都不能避免，
 你，翱翔野兽的毒手！

× × ×

你莫以为，
 翱翔的野兽，
 已获到了无比的胜利。
 疯狂的轰炸，
 残酷的屠杀，
 并不能使我们屈服。
 南中国的人民，
 不是胆小的耗子。
 我们，

早曾在火坑里锻炼，
 早曾在血海里游泳，
 你们轰炸，
 你们屠杀，
 只能增添我们的愤懑，
 只能加深我们的仇恨。

.....

〔陈祖山：「翱翔的野兽」〕

有些诗人，更用长篇叙事诗的形式，形象地
 记录下这种滥炸下的惨象。以下是粤汉铁路的难
 民死伤枕藉的一幕：

天明吹散了黑暗，
 火车最后停在那被轰炸过的车站，
 带了疲倦，带了灰尘，
 我下车时又带了一颗动盪的心。

前天的血肉，
 已长埋在新坑，
 兄的腿，弟的肱，
 骨头杂乱在一层。

还让不安全的尸身，
 受无人收拾的不幸？
 当地的人们，
 早已安葬那些无主孤魂

受难者遗下的物件，
 堆积在一边，

都待人们去认，
 谁是谁的亲朋？
 ………天！这是什么？
 侄女的小提箱！
 侄儿的毡帽，伯母的头巾。

那些东西上面还有血，有泥，
 我象触着了电，
 目花，头昏，
 生，死？死，生？

（鼎新：「冲散与重逢」）

三

日军的行为在当时是不可饶恕的，但他们也是愚昧的、盲目的。那些士兵，被施以黩武主义的教育，被驱遣到中国的战场去当炮灰，除了替少数野心家发战争财，掠夺物资，或者建立「赫赫战功」之外，除了进行自己死亡前的疯狂的屠杀与破坏之外，他们是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因此，揭露少数野心家的阴谋，喝醒那些昏庸的士兵，呼籲他们起来反对战争，终止流血，也就成了抗战诗的另一主题：

到底，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
 结下了什么大冤，
 你们竟煽起了，
 这毁灭人类的毒焰？
 「灭亡支那
 你们就有福享」？

这真是一派胡言。
 他们为了要驱使你们上火线，
 ………还加上废话一大篇。
 现在，你们总该知道了，
 中国——
 这四千多年的东亚古邦，
 是具有多大的力量。
 他们的神勇，
 使你们打颤。
 ……………。
 「三个月灭亡支那」，
 已给世人做了笑柄。

……………哦哦，朋友，
 在整整的十八个月中，
 「劳师伤财」换得了什么？
 当日来时是活生生的汉子，
 现在装回去的却是一瓶瓶骨灰
 和断肱折腿的残废！
 可惜的是你们的白骨，
 只填高了军阀的宝座；
 你们的血肉，
 只换得他们胸前的勋章，高爵。

……………弟兄们，
 在这北风凛冽，雪花飘舞的异国，
 你那铅重的心，
 是否充溢着颓废的情调，

缅想你那最熟稔的故乡？
 当你们受了创伤，
 躺在已死的伙伴的身旁，
 是否用那创痛的呻吟，
 吐露出你那思乡的忧伤？
 那儿——
 你那遥远的祖国
 已和先前变了样：
 碧绿的田野，
 现出了满目荒芜；
 机声喧嚣的工厂，
 再也听不到催工的汽笛呜呜。
 还有你那
 困在家园的老父，
 空守春闾的少妇……

〔罗颖：「给日本士兵」〕

抗战诗的作者，又进一步地给这些愚昧的士兵指出他们的出身阶层；指出他们的被奴役的地位：

你们可曾知道，
 你们，都是被压迫的，
 和被榨取的劳苦大众，
 在农田里，
 一年到头的辛劳耕种；
 在工厂里，
 白天夜晚的勤苦工作。
 象一匹被人役使的牛马？

〔陈祖山：「给日本的士兵」〕

诗人们用细致的笔触，给他们描绘出一幅悲惨的图画，说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那么一个荒诞绝伦的骗局：

你们应该记得，
 当你们在学生时代，
 你们的教师，告诉你们：
 中国有许多美好的东西，
 象山东出产的，
 芬芳可口的雪梨，
 你们要吃，
 就得去夺取那块土地。
 你们都是英勇的健儿，
 现在，你们已经这样干了，
 夺取到那块土地了；
 但你们可曾吃到，
 那芬芳可口的雪梨？
 也许是吃的，
 没有给我们见到，
 我们见到的，
 是你们的弟兄，
 在西线上，
 吃到了许多美丽的葡萄，
 但愿望达到了，
 却把生命交给中国的土地，
 只让他留下一册美丽的日记，
 一帧爱人的照片，
 落在我们兄弟的手里，
 使我们看后，

吐出几个轻微的叹惜。
 而你们的祖国的贵族，
 和那有钱阶级的宠儿，
 却并不跑上战场，
 在他们豪华的餐室，
 倒摆了芬芳可口的雪梨，
 吃完了，
 并读过那死难兵士的日记，
 忘记了自己的荒淫，
 却在诅咒死难士兵的无耻！

〔同上〕

诗人们劝告那些被利用、被欺骗的日本土兵：大家应该猛然觉醒，起来终止这场惨烈的血腥悲剧，大家应该——

回到你们的祖国，
 去粉碎你们自身的桎梏，
 去争取你们自身的幸福。
 你们的枪干，
 在手里紧握着，
 要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日耳曼的弟兄一样，
 把枪口回头，
 对准你们的长官，
 怒吼般的叱说：
 「去！回祖国去，
 脱下你们的武装，
 交出你们的军权，
 给民众自由，

给民众平等……………」

四

然而，中华人民不能止于悲愤的控诉，不能止于苦口的劝告；被侵略的民族，只有化悲愤为力量，奋勇挣扎，以战争去消灭战争，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取得生存的机会，享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更多的抗战诗，是在歌颂抗战，号召救亡。它们热烈地支持前线的将士保卫武汉等大城市：

武汉！

巨人！

你有铁的手，
 要扼断强盗的咽喉，
 要折断敌人的泥足。

武汉！

巨人！

你有宏壮的声音，
 且雄歌一曲，
 要唤醒大和魂，
 快缩回杀人的魔手；
 要唤起爱和平的人们；
 赶快扑灭东方的烽火；
 莫让延烧到南北美，
 莫让延烧到西欧。

武汉！

武汉！

你的使命大，
 你的体魄厚，

和平，正义，
 交织着健儿们的爱国热，
 一齐磅礴在你大旗招展的城楼！

〔莹姿：「武汉，你这顶天立地的巨人」〕

抗战诗也大力地鼓舞农村各阶层的民众起捍卫家乡，合力抵御强梁：

不能把菜畦，
 田地，禾场，
 牛栏，果树园，
 避风雨的茅舍，
 以及鸡、猪、羊，
 给敌人的屠刀伸入，
 让人随便携掠，杀戮。
 还有村中的娘儿，
 更不能任人姦淫。
 白罗汉边的清流，
 决不给敌人的战马来饮水，
 因此，我们一村人，
 同别一村子串起，
 有工人，地主，
 农夫，青年，
 兵，壮丁，
 小足的女人，孩子，
 以及逃出的囚犯……
 我们彼此没有阶级，
 一同地捍卫家乡，
 大敌当前的今天，

我们团结得紧紧，
 勇于斗争的人们，
 坚强地站起来了……

〔玲：「吴家村」〕

另一方面，诗人们也不断地呼籲后方的同胞，海外的侨众，出钱出力，共赴国难：

爱国心，人皆有，
 热血丹诚是天生，
 只有汉奸卖国贼，
 利禄蒙蔽失天真。
 眼看同胞遭残杀，
 安居乐土心不宁；
 眼看祖国将恢复，
 锦衣玉食不光荣。
 侨外同胞齐奋起，
 出钱出力莫迟停。
 欲知富翁亡国的惨痛，
 请问德国今日的犹太民。

〔莹姿〕

诗人们庄严的宣布，中华民族已经在战争中屹立起来，壮大起来了，它已无惧于战争，而且开始在各个战场赢得了战争：

我们已习惯于战争，
 我们且熟恋着战争，
 从前的无知，
 从前的愚昧，
 战争已把我们教育！
 战争已使我们觉醒！

现在站在敌人前面的
 这一个战争的对手，
 已不是贪生，怕死，
 已不是偷安，苟且，
 一个世界上的劣等民族！

从我们的国土上，
 千千万万的新的战士，
 新的中华民族的灵魂，
 已让我们的敌人，
 尝到了什么是战争的滋味？
 认识了什么是战争的痛苦？
 平型关，
 台儿庄……………
 象无数的火刀，
 戮进敌人的心板，
 叫他们的民众惶恐，
 叫他们的将军焦急，
 叫他们的天皇不安！

〔陈祖山：「祈武运永远」〕

诗人们接着重申长期抗战的国策，指出敌人的「三月亡华论」的破产，欢迎敌人的「十年战争」的新计划：

让我们战吧！
 大和民族的勇士，
 你们的将军说了：
 要和中国作十年战争啊！
 这是我们的荣耀，

一张有礼貌的请柬，
 不象过去的侮辱着，
 轻蔑着战争的对手，
 三个月要我们屈服，
 三个月要我们投降！

让我们战吧！
 十年的日子，
 是短促的啊！
 地球只绕太阳十回，
 而你们是神的后裔，
 有千人针，有神符，
 将军们会咬紧牙关，
 学习撒旦的胜利。
 让我们作五十年战争吧！
 让我们作百年战争！
 我们歌颂：
 「祈武运永远」！

■ 未完 ■

編	餘	走	筆
---	---	---	---

編輯部

尽管长期笼罩着恐怖的氛围，顽强的生机是扼杀不了的。在苦难的生涯里，人们于是执着地拥有了同一的向往：殷切地，把春天盼望。

因而，「敢遣春温上笔端」的号召发出，立刻得到了强烈的共鸣。这何尝只是对我们的支持？面对着严寒肃杀，谁说这不是战斗的表示！

寻春的队伍，原本就是无处不在的。而今天，人数更众了，力量更大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们有百倍的干劲！我们有坚强的信心！

这一期，可以算是不正名的半个「诗歌专号」。除了「诗歌」、「冷水篇」的诗歌与讽刺诗的创作外，新辟的「专题」一栏，也容纳了马达的「读诗手记」与方修的「抗战诗抄」二篇与诗歌有关的介绍与总结性的文字。

诗歌的写作，向来都是热烈的。在有了「量」方面的基础后，现在，应该是进一步要求「质」的提高的时候了。

我们希望就有关的问题，展开一些讨论，欢迎大家来稿。

为了出版日期调整，我们放弃了七月号，把第二期延至八月二十日方始出版。之前不及通知，这是要请大家见谅的。

本期稿挤，许多作品需移至下期刊用，请有关作者原谅。

唐庚文友：来函及作品收悉，当依所嘱处理。

編輯部：筆端月刊編輯部

50-A,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銷售者：各大小書局

定價：每本叻幣四角

筆端月刊創刊誌慶

啟遣春溫
上筆端

史軍
振枝

程震
黃河

舒羽
阿姨
舒飛

未名文學叢書

即將陸續出版

筆端月刊創刊誌慶

溫春造敵
端榮上

一羣文藝青年